務內涵。

「一切法自因緣而生」，天地間人事地物之興起，皆有其存在的歷史淵源，而其能延續增長，走過春秋，更有其道理因緣，日日月月，一年又一年，十年是過去歲月，也是未來起點。書號中心成立前，圖書館界先進篳路藍縷於國際間，與另有政治意圖勢力抗衡，書號中心今天才有獨立自主的地位；由研究小組研讀文獻，集思廣益，擬製作業方式，連繫相關單位，宣導推廣觀念、準則、目標，到通過國家標準認證；由王安VS 100系統、天登（TANDEM）機器、URiCA系統、到網際網路上呈現「全國新書資訊網」（ISBNnet）；由《國際標準書號中心通訊》月刊本之誕生、停刊，光碟版SinoCIP、NewBooks的發行，到各界殷望的全國最新最快最全之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之流通。點點滴滴，十年如一日。

拜電腦網路、通訊革新之賜，大眾訊息傳播無遠弗屆。經由各界申請作業，書號中心耗時費力所整編建檔的新書資訊，超越時空限制，在千禧年景象氛圍中傳遞宣達人類智慧結晶，深耕「國家資訊基礎建設」（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, NII）種子，開拓「華文書目資料庫」視窗，實現電子圖書館（Electronic Library）遠景，提供學術研究人員、圖書館員、讀書會成員、知識汲取者、終身學習人士選書、購書、讀書最佳參考工具來源。筆筆書目資料，人人參閱利用，「化百千萬億身」，在地球全村、華文世界，全民共同灌溉、締造、成就了人類共生共存的「資訊社會」（Information Society）。

萬事雖起頭難，十年來在政府決策、出版界、圖書館界與書號中心同人通力合作經營下，掌握了中華民國臺灣地區新書資訊時時刻刻一波波脈動——書目資源，大家共享。昂首未來，如新依舊！

ISBN/CIP作業系統十年有感

廖玉燕（78年7月）

ISBN已經十年了！回想十年前（民國78年7月1日），書號中心在國家圖書館陳報教育部轉呈行政院正式核准成立前，即展開編碼作業。由採訪組同人兼辦，包括胡歐蘭主任（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）、林呈潢股長（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系統資訊組主任）進行所有行政與系統規劃相關作業；而實際負責編碼和出版社間的連繫工作，則由筆者和從編目組調派來支援的周富美小姐（現服務於國父紀念館圖書館）兩人。當時為考慮出版界朋友方便進出，特將辦公室設在一樓檔案室內，草創初期一切皆無，記得所使用的傳眞機，還是向打字室借用的。直到79年1月書號中心正式成立，2月間張靜怡、崔瑩、鄭淑芬、廖賢娟等同人陸續加入工作行列，並由李莉茜小姐主持中心業務，辦公室也由一樓搬到七樓現址。

書號中心創立之初，作業即採電腦建檔管理方式，系統是由當時電腦室范偉敏先生自行開發設計，並建置於王安VS 100主機上。其架構主要依據當時館內為積極推動國際標準書號作業所成立的「中華民國國際標準書號研究小組」（成員包括：王振鵠、胡歐蘭、江綉瑛、李莉茜、林呈潢、范偉敏、曾堃賢、劉春銀等諸位前輩同人）所提研究報告中，向出版社問卷調查近三年實際出版量，予以分配出版社前綴號為基礎，該系統主要採「一筆書目記錄，編配一個ISBN」為原則，同時需將使用過的號碼用人工登錄在清冊上以存備考，為日後ISBN/CIP整合系統奠定良好基礎。

79年2月書號中心開始規劃「ISBN暨CIP作業系統」，並委託凌群電腦公司進行系統開發之工作，同時建置在天登（TANDEM）主機上，其作業範圍包括出版社、個人、政府機關申請作業之建檔、查詢及回覆單之列印。80年起將CIP資料定期批次轉入「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」（NBINet），供各合作館線上查詢、轉錄使用，以達成一館編目、多館使用的目標。

記得與凌群公司洽商系統規劃時，正值我懷孕在身，又因李莉茜小姐出國，臨危授命和電腦公司進行溝通協調，當時面對的是既具專業、又是電腦高手的張佳章、卜小蝶等專家，眞是倍極辛苦，不過也讓我學習到相當多的知識。

84年6月底本館自動化第一階段發展計畫相繼完成，各單位的新系統陸續驗收上線。書號中心為配合第二階段的發展，自同年8月起積極進行第三次的系統轉換工程，同時規劃書號中心新系統為本館自動化作業之最上游，直到86年4月正式上線，新系統建置在NCR3550主機上。這個劃時代的新系統，對館內而言，可將新書出版資訊直接下載至採訪、編目系統之館藏主檔中，以作為徵集我國圖書資料的基礎；線上連接採訪系統和「全國圖書資訊網路系統（NBINet）」，使資料即時轉入；政府機關出版品部分亦可供閱覽組官書作業檔使用，以加強我國官方出版

品的書目控制工作。對館外而言，新書資訊可供網路上（如TANET、WWW）查詢、瀏覽，甚至於下載轉錄等。88年新系統陸續又增加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書目資料之列印；Z39.50之開發以及線上自動傳眞與電子郵遞系統，以減少紙張列印，節省人力、時間，提高書號中心作業效率，確實助益不少。

書號中心十年間，電腦系統歷經三次之更替，不論是和電腦廠商或是電腦室（現改爲資訊組）之溝通、協調與互動，有淚水、有汗水，尤其系統出問題時，來自組內同人及出版社之壓力實在不堪回首。不過這十年間，我親自見證書號中心電腦系統由草創初期的單一作業功能，到ISBN/CIP整合作業，並可將書目資料轉入NBINet及「全國新書資訊網」，供圖書館同道使用，並隨網際網路的發達，透過全球資訊網站（WWW），提供最快速的出版資訊爲社會大眾使用。一路走來，正如我由爲人妻，進而爲人母，十年來總算也小有成就，足以告慰。

十年有成：從實踐中做好圖書預行編目工作

錢月蓮（83年3月）

歲月匆匆時光荏苒，至今（88）年7月，國際標準書號制度的實施已屆滿十年，回顧這十年來，大家如此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，逐步推展業務，所投注的心力，和承受的重擔，不是身歷其境的工作伙伴，是很難想像的。

一、實行預行編目的意義

書號中心的兩大業務：一是ISBN的編碼，一是CIP的編製。ISBN是爲便利出版界行銷管理的一套編碼制度，它對圖書館界最大的好處是出版標準化。CIP主要目的是要通過權威的、專一的機構，編製規範化的書目記錄，以達到書目控制及一館編目多館享用的理想，也由於編目資料與新書同步發行，可減少各圖書館重複編目，縮短了編目程序和時間，無形中提高了編目效率，使新書儘快投入流通。

CIP每年建檔的筆數，都維持增長的情況，這顯示CIP業務從最初的宣傳、推展至今，已有較大規模的發展，CIP對於推行圖書分類編目標準化，建立圖書資訊與出版網路無疑有很大的貢獻。

二、CIP仍有改進的空間

CIP存在的問題：一是仍有許多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未申請編製CIP；一是要減少CIP的錯誤率，提高它的品質。

筆者雖未有系統的去做CIP資料被使用率的統計與研究，但常常隨機抽樣調查，知道目前國內各圖書館，或多或少都在使用CIP資料，不論是經由直接下載或透過商業性的圖書編目外包公司加工利用，以國家圖書館本身爲例，書號中心的建檔資料，提供採訪、編目二組直接利用加工外，關於政府出版品部分，亦提供官書股做書目資料重建的工作。資源共享是潮流所趨，CIP有其先天的優勢，在全國文獻整理工作中發揮一定的作用，外界對它的依賴也與時俱增，身爲CIP的審核者，我最關切的問題是，如何提高CIP的品質，減少其錯誤率，若干CIP資料不夠準確，直接影響到CIP作用的發揮，筆者覺得CIP作業仍有待加強與改進的空間，茲就改革CIP作業提出建議與設想。

1.加強與出版社的溝通和連繫，制定詳細的ISBN/CIP工作手冊，定期舉辦講習

87年因參加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，有機緣順便觀摩美國國會圖書館處理CIP作業的情形，發現不少可借鏡的地方。美國由國會圖書館與各出版商合作編製CIP，但並不負責ISBN的編配工作，現已有4,000多家出版商參與，每年編製的預行編目資料超過53,000筆，國會圖書館在收到出版商的校樣及有簽名的申請單後，經六個工作天完成。同時，將機讀格式資料輸入到LCMARC光碟上發行，目前正發展電子預行編目（Electronic CIP，簡稱E-CIP），直接進行網上作業。無論在進行中或已修正好的編目資料及更新的情況，都有明確的描述，讓需要使用的人能即時獲得資訊，網上作業也該是我們未來發展的目標。

國會圖書館收到圖書以後，再對相應的CIP資料進行更新，補充稽核項等，並作其他必要的修改。修改後的CIP資料，做爲完全的MARC記錄再次發行。不僅美國本土，世界各地圖書館都相當依賴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編目資料。

比較中美兩國出版文化，不難發現我國出版業者對CIP資料較缺乏全面性的了解，有些人認爲CIP資料的受惠者僅僅是圖書館而已，若干出版社並未以審愼